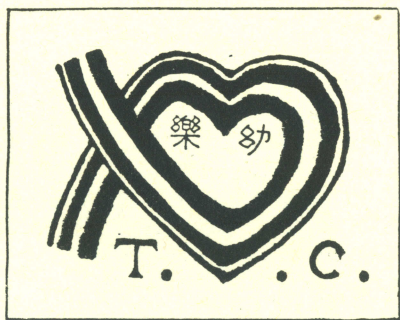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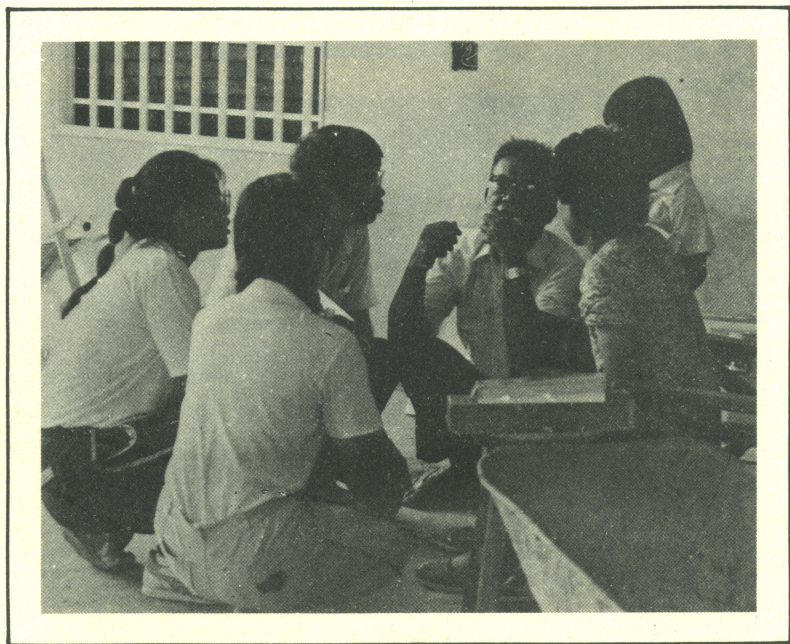
有情天地

樂幼社

也許是從小看多了故事書，對於行俠仗義的英雄人物異常心儀，所以喜歡將自己幻想成劫富濟貧的草莽英雄，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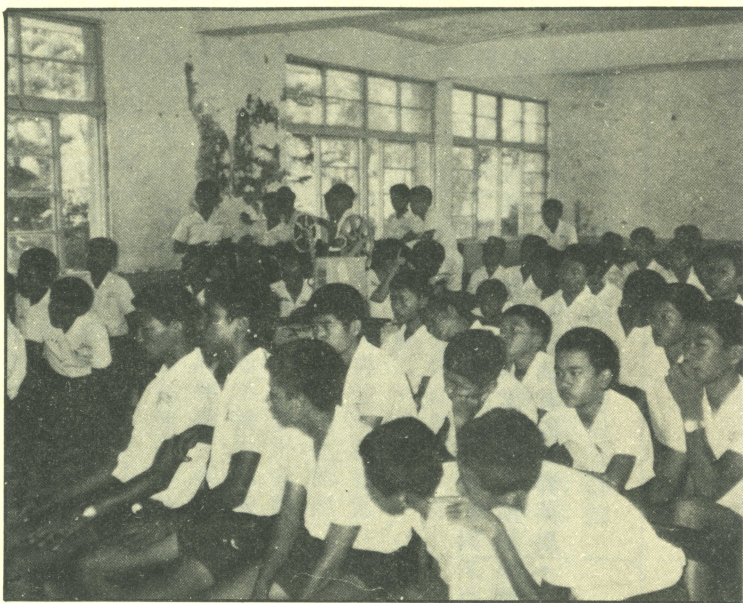


認為互助是基本人性，理所當然之事。故一來到拇指山下，即積極尋找志同道合者，就這樣一頭栽進樂幼社，與她共



度了驕與傲的歲月。年少的無知，以為只要有著熱情的赤子之心來做服務的工作就夠了，所以

陳英姿



，那麼很可能讓被服務者在失去幫助時，更不能適應環境，豈不反害了他？這樣的幫助就有須考慮了。

窮人有多苦？我想這對一般同學來說可能只是個模糊的概念。藍姆有首詩這般描寫著：

我看見一個小孩帶著渴望的眼光

在書攤上翻開一本書來，

讀時好似想一口吞下，

搬書攤的看見這樣，

很快的向小孩招呼：

「先生：你從來沒買過書，

所以請你不要在這裏看書，

小孩慢慢的踱開、嘆口氣，

只希望他從來沒學過字母，

他就不會……，

窮人有好多痛苦。

我不久又看見一個小孩，

他臉上老是餓著，

那天最少是沒吃東西，

他對著小攤的包子用眼睛享受，

多麼的苦，這樣餓著、想著，

這樣一塊錢也沒有，

對著熱騰騰的熱包子空望，

他免不了會希望——

生來就沒學會吃東西，

也就不……。」

這就是窮人的苦處。樂幼社有領養兒童

的服務，對象就是貧苦的低收入戶的子女，

只是至今參與的人太少，目前只有

樂幼社及醫三、醫四等十幾位同學共同

認領兩個，記得當初台大的認領活動，

曾造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人人慷慨解囊

，而在北醫卻連見點風吹草動都沒有，

是我們宣傳不夠亦或功課的壓力迫得人

人自顧不暇，忘了如何表達對別人的關

愛？還是對被認領兒童之了解不夠呢？

這些疑問讓我困惑了好久。每月捐出一

百元對絕大多數同學而言並不成問題，

而為何卻得不到預期反應呢？我試著詢

問同學們的想法，一一地邀請他們來參

與這項活動，出乎意料的是絕大多數均

義不容辭的答應，這實在給我們這些負

責的同學一個莫大的鼓勵，這證明人胸

中還是存有關愛別人的心，只是少了點

自動自發的意願罷了。好友連豐曾對我

說：「說真的我實在不了解別人須要什

麼幫助，也沒想過要做這些事，只是一

百元對我來說尚可應付，若能對別人有

點助益的話，也未嘗不可。」也許這也

是一般人的心理吧！是的，一百元可看

場電影、聆賞一次音樂會，吃一次火鍋

，但它亦可用來改善一點一個小孩的成

長環境，多一分鼓勵向上的作用，而自

己又能分享到小弟弟、小妹妹成長茁壯

的喜悅，及其家庭重建的和諧氣氛，何

樂而不為呢？我想若沒能讓同學們發揮

自動自發的精神，將關懷別人的心作做

實際的行動，那麼就讓我們來負責穿針

引線的工作吧！

比起其他康樂性、學藝性……等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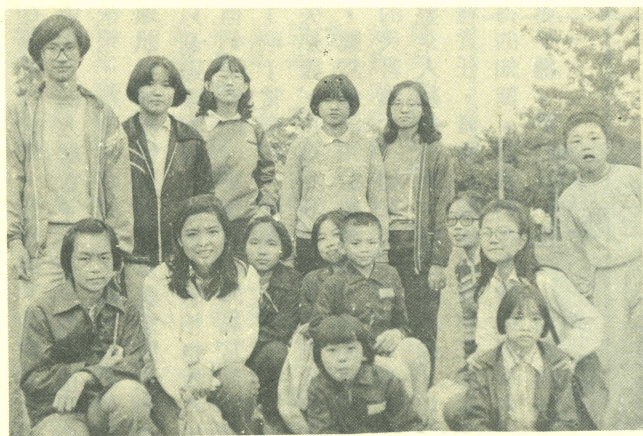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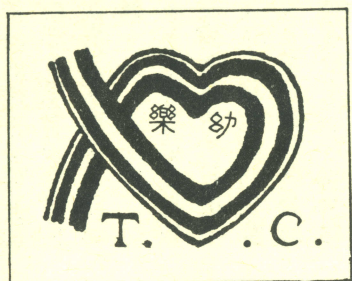
團，參加服務性社團似乎只是單向付出

、犧牲時間、精神和勞力而已，故多數

茫茫然地就忙了起來，課餘參加育幼院的課業輔導，星期假日拜訪療養院、老人院。日子似乎充實而愉快，只是慢慢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總是有點不對勁、情緒也消沈了點，卻摸不著頭緒。直至今卸下所負責的社務，對於過去在社裏所做的事做整體回顧，檢視著腳跟後的歲月，也許真留了點什麼吧！但可以做的更好時，為什麼不求更好呢？

兩年來在樂幼社裏參與各項義務工作時，讓我深深覺得，真正的幫助別人，並非單靠一副熱心腸就夠了，還須冷靜的頭腦思考，才有可能澈底解決問題。

所謂的救急不救窮，建設性的幫助是以期被服務者能獨立為目的，倘非如此



同學會望而却步，寧願多參加郊遊、舞會、聚餐以增廣見聞，但果真如此嗎？曾有一度，每次從育幼院課業輔導回來，只覺疲憊不堪，像被淘空似的。試問自己「花時間來這裏值得嗎？我給了他們什麼？他們吸收了嗎？或者，我了解他們除課業外更須要的幫助？我全然不知，亦無從所知，課業成績依然起落不定，任性的發起脾氣來更讓人無所以對，尚得小心翼翼的哄著，終於有次忍不

住的訓了他們一頓，畢竟除了課業，他們所須的是品德的修養。一味的順從只會讓他們產生更多的不滿、牢騷，更不重視人際的和諧關係。但是我無從知道這叛逆、沈默個性上的原因。每個小孩有每一個不同的不幸故事，客觀的環境影響著他們對每一件事的看法與一般成長的小孩有明顯的不同，在缺乏安全感與家庭的溫情下，讓他們的性格更趨向於緊張、易怒，或甚擅於搏得別人的同

情，及過分的心理早熟。面對這樣一個特殊的教育對象，身為一個義務工作者，在本身缺乏專業知識能力下，做起來總是戰戰兢兢，深恐不當的言辭會產生負面影響，但又覺得想多疼他們一點，不免埋怨起自己的理智簡直近於冷酷。像這樣的工作並非能儘快的看得到成果，反而所見者儘是挫折，這對於滿腔的熱誠，不啻是個嚴重的打擊，翻看社裏的資料，幾乎課輔組員莫不都這樣抱怨

著。我想這該是對以後社友們所須的心理建設。若問來這兒我獲得些什麼？我想除了學得忍受挫折的韌性外，就是如何去維持一顆熱誠的心。這對於時時沈浸於安逸穩定生活中的人來說，可真是一項難能可貴的經驗。

另值得一提的是有時面對院童抱怨院方種種措施，往往總會替他們打抱不平，甚至反應給院長，希望替他們爭取更好的照顧。然事實上與孩童們所敘的相差有多遠呢？當我從院長口中聽到的是一種說法時，起初的衝動變為一種複雜的情緒，且不管真實情況為何，起碼已讓我體會到過分欠缺思考，儘管動機再好，也可能變的是非不明而做錯事。這也算是在成長成熟中對人事歷鍊上多一項經驗吧！

也許你曾經注意到在星期五下午，外操場上總會多一群小朋友，穿梭其間者為約等人數著青蛙裝的大朋友，這是樹仁組員的活動時間，緊鄰北醫左側小巷內的樹仁啟智中心是個私人的特殊教育機構。雖然加入樹仁只是短短一個學期，卻是最愉快的經驗。由於對特殊教育陌生，我們只擔任體育的課程，每周帶他們走出教堂，讓他們儘情的奔跑嬉戲。還記得第一次上完課，學妹們興奮的談著自己的心得「好累、好笨」，尤其照顧明倫（一位躁動及自閉症的小孩）的熙安說：「唉！學姊，下次幫我多找位助手，我實在看不住他，跟著他

，我已連續走了兩個多小時了呢！」真的，除了累之外，大家都覺得笨笨的，卻笨的好快樂，好舒服。多數人對於智能不足的人總寄予同情，但誰也沒他們快樂，沒有勾心鬥角，而自我有他們互通訊息的有情世界，哀與愁對他們而言只是過眼雲煙；而世上恐怕也找不出比他們更懂的、更能實踐知足常樂的道理了吧！常常在一週裏的不愉快在這兒消失殆盡，在這兒我獲得了最信任的友誼，雖然無法用語言溝通，但從他們稚嫩的笑容裏，一切又何須言辭？有人說智慧是類人的包袱、痛苦的淵源，也是一種責任，考驗，願能以從樹仁兒童們學得的知識，讓我們在考驗的過程中走的更平穩、更踏實。也讓小朋友從那些最

最溫柔的老師教導之下，學得一己之長，服一己之務。

雖然自己是學醫者，但對於很多疾病乃持有相當的恐懼與陌生。記得第一次踏入樂生療養院，就覺得有點被嚇壞了，眼前所見的不是肢體殘缺不完就是面容扭曲彎形、塌鼻歪嘴的、黃褐的老人斑爬滿臉頰、雙臂的老人們；這種反應該歸咎於對痲瘋病的無知哩！痲瘋病俗稱疔疔，其影響人最嚴重者為其後遺症。尤於病菌侵犯人的末端神經。而易於四肢發生知覺喪失，易發炎腫脹而至潰爛，終於遭切除的命運。面對這樣患者，我想別人驚懼的眼神應是最嚴重的打擊吧，每每思及此就不禁深深自責。阿添伯母說：「小時候剛得病，變的很



難看，鄰居小孩已常常取笑，心情很苦脾氣也變壞，別人多看我一眼都會被我罵的狗頭噴血。」看著目前這位談笑風生，親切有趣的伯母，實在很難想像這四十多年來是怎麼個蛻變過程。剛開始，生活的環境使然，大家又沒有受過多大的教育（大概連幼稚園的程度也沒有），所以也是常常出言不遜，話帶髒字，後來漸漸的有人來參觀，管理員會特別交待大家卡注意一點，尤其是學生也開始固定的來拜訪我們，開同樂會……，讓我們有機會也感染一下學生的氣質，有個聊天的機會，卻怕他們瞧不起我們，自己也不好意思常將三字經掛在嘴邊，漸漸的也卡沒講那種話。」阿添嬉嬉笑著說。這就對了，誰說我們來這兒只是烤肉、郊遊、唱歌而已呢？每次活動一有新生參加，阿添叔總會敘述著同樣一段故事，一個心聲，雖然對我而言，它似乎永遠重覆地表達著一個信念，我也相信那是他們心靈深處最底的企盼，盼不斷地有人來造訪而不致於脫離社會太久；在失去親友的溫情下，能感受年輕人的熱情與快樂，而成一個生活之重心、希望。在這兒，我感到自己被重視、被須要、被信任、被愛護，人說施比受有福，我卻認為施即是受，是相等對待的。但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面臨參與的人一次比一次少時，自身所感受的不只是傷心、失望，更覺得愧對那些叔叔伯伯們，他們是那麼盼望能夠多

看到幾位同學，多留下幾位朋友，而我竟然無法做到，也許是辦活動的方式不對，或者……，個人價值觀是無法勉強的，對於這份忘年之交，大概也就所見不了一了。人們總有一天會重視它的，只是我希望這天不會太遲，那麼就大家有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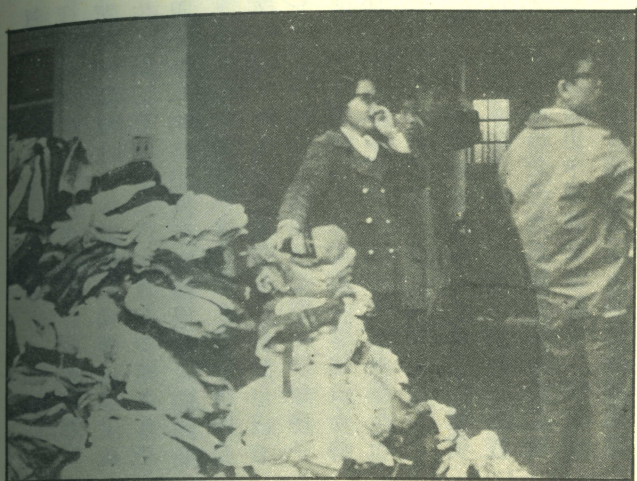
也許是私心作祟，總覺得活動中心老把服務性社團的經費預算扣的牢緊，每次活動只象徵性補助一點，為避免財政赤字出現，只得想辦法另闢財路，而最大的收入大概只有聖誕卡片義賣和校慶時園遊會的攤位收入了。平常的義賣

如新生註冊時的筆記簿，校內運動會飲料販賣，這雖是活動經費的來源，然未嘗也給全校同學不少方便呢？只是一牽涉錢財問題，敏感人士不免懷疑是否有詐財公取私用之嫌，記得有一次為籌辦痲瘋病院聖誕晚會之經費，在校內發起卡片義賣，在川堂連續展售三天，每日犧牲午餐、睡眠、甚至翹課，讓寒冷的北風刮的七葦八素，再滿頭大汗的收拾展售會場，忙了三天，大家才在為晚會的錢有著落而高興之際，卻傳來苛責般的疑問「該不會這是社員聚餐的經費吧！」真是令人傷心又氣憤，為這種小人



之冷言而氣憤，為活動意義不被了解而傷心。愈是成長環境困苦的人愈願意去幫助別人，社裏的同學絕大多數是來自中南部，家庭經濟並非富裕，我覺得讓他們又花時間又得自掏腰包，犧牲也許多了點，所以總希望活動經費均由社費支出而四出籌錢，卻遭人如此誤解？！也許是自己沒有向同學們交待清楚吧！於是請姪娟學妹列了張清單，將過去一年來幾項義賣之收入、支出用途列張明細目海報，也算有個交待，也感激響應義賣活動的同學，讓我們有更充足之活動經費，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常聽同學說「等我將來畢了業開始了自己的事業，有了點基礎，有閒暇時



間時，再來為人服務」而事實上呢，出了社會在競爭激烈的現世洪流裏，為賺穩自己的社會地位，擴大自己的事業，時時所考慮的只是現實問題。有幾人能兼持著當初所懷有的理想呢？甚至就追求學這階段，亦有人為將來之實習分發，而汲汲惶惶的讀起書來，關懷社會、發覺問題、參與服務……這些對他們而言只是個遙遠而模糊的概念罷了。所幸者，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社團中，服務性社團紛紛成立，許多人轟轟烈烈地做事，組醫療服務隊、山地訪問團、基層文化服務隊……，有人默默的耕耘付出熱心、勞力，這些充分顯示我們不再將自己局限於校園、書本之內，而學著放遠眼光，將追求社會和諧的理想付諸於實際的行動裏。儘管在服務的過程中有不不斷的挫折、有時而意外的興奮、有汗水、有歡笑、有眼淚……，這些都是我們愛的凝聚、情的痕跡。且不管這些服務是否真正達到預期的理想目標，其是否有意義價值，但起碼我們已在未進入社會時步出社會，校園與社會的距離不再深不可測，這層社會教育也算是我們服務工作者的一項成果、收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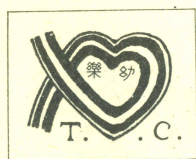
小小的更衣室間，是樂幼社小小的據點，雖然地方窄了點，但一堆人擠在場場米上吃飯的機會也非每一個北醫人可能擁有的經驗。每周一、三、五，中午鈴聲一響，我總是第一個衝出教室，跑去柔道館開門開窗，等候社員們的到達，計劃一周來該交待的事，只是人多口雜，大家吃飯聊天、高興的不亦樂乎，儘管一個個的耳提面命，到最後不是忘了要說什麼，就是索性的也鬧在一起。真是一群無可救藥的散仙。當然這種情形大概都發生在他們認為我又有管家婆般的囉嗦時，真正遇到有重要的活動計劃，也都能嚴肅，用心的做事。記得前學期所辦的一次社區清寒學子少年營時，由於大家都缺乏這方面的嘗試和經驗，許多活動如中國結，常見野生植物的認識等……，均須社友們自己來學習，於是就苦了某些男社員，大嘴就曾舉手投降，因為他總弄不懂，什麼時候這根繩子要穿入第二個圈，那根手指要按入第一個方形。更有午餐後領著大夥，深入北區裏的蠻荒僻壤，翻遍每寸土地，找尋各種不知名的小花小草，常常口袋裏塞滿了一堆寶物，向登山社社長一請教芳名。在百米道上，也許你只注意到白花翻飛的白千層，朵朵動人艷麗的杜鵑、紫水晶般的樂樂果，你可曾知道它亦滿披著車前草、長梗滿天星、藍珠兒、雷公根……？不知情的人也許聽到這些名字就將我們的百米道想像成奇花異卉的花園哩！每次和學妹們經過總不免為這共有的秘密而竊喜快樂。

社團是學生主要的休閒活動，其參加的社團性質選擇，則有關於個人興趣的不同。兩年來的服務經驗，所感受到的的是自己在人事接物方面的成長，幫助

別人，也讓自己獲得學習的機會。誠如醫聖史懷哲博士所言「關懷並尊重別人的人，才能真正為自己贏取生存於世的正當權利。因此冷漠與自私的生活態度，會形成自我孤獨與自我放逐的困境。」儘管這段過程中曾孤獨無助過，然它也讓紛亂的思緒有得澄靜之時，讓人重新思考，掌穩方向。「孤獨，是偉大的思想的溫床」，佛祖於靜坐中參得禪機，太白不也於孤獨中邀月共舞而樂不自勝嗎？我想只要做該做的事，使別人更幸福、社會更和諧，而創造與工作的過程即是最大的快樂。

愛是人所追求的心靈平和，各種真愛亦同出一源、永恆不變，也唯真愛能啟開心靈，能克己、奉獻、關懷、謙虛、寬恕。來到樂幼社，真愛是我們共同的追求，最後我引聖徒保羅在給哥林多人信裏的話，願與各位共勉。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家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北青 40 期收支表

收 入		支 出	
1. 總團部獎金	3,000	1. 專欄製作	9,556
2. 39期結餘	13,405	2. 編輯支出	3,100
3. 刊物費	28,9550	3. 社務支出	5,503
4. 活動中心補助	13,500	4. 攝影支出	3,684
5. 課外活動組補助	10,000	5. 刊物室圖書	3,000
6. 廣告收入	40,005	6. 編輯文具、針筆、稿紙	972
7. 利息	2,208	7. 影印	166
共 計	371,668	8. 電池、錄音帶	980
結 餘	139,896	9. 郵票、交換刊物及發行支出	805
註：289,550 為七十三學年度一學年之刊物費		10. 原野社、尚品打字行打字	2,275
		11. 製版廠交通費、校監圖	1,037
		12. 北醫編研會	4,259
		13. 總團部編研會	500
		14. 稿費	9,550
		15. 印刷費	186,385
		共 計	231,772

北青 40 期社長：詹 昭 信
總 務：張 雅 麗